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

# 彈指懺

卷四

麻念台 看





## 六一

往南昌的道路幾乎都被逃難的民眾阻斷了交通，騾車、牛車還有人力板車，皮箱傢俬塞滿還手挽著布包、肩挑著扁擔攜老扶幼的，每個人都面無表情。大牛吆喝趕開人群，那些老百姓都馴服的讓道，偶有側目於雙駒拉著馬車的豪華氣派，也沒人開口要求搭個便車。

歸鴻亭好幾次看到背著孩子的婦人，以及佝僂著腰桿還負著重物，踽踽而行的老者都想停車。大牛低聲說道，「惻隱之心不能用在這個時候，你不忍心放一個上車，馬上就會有一大堆人圍上來。」

「上一代逃離恐怕就是這個場面……」歸鴻亭只覺憐憫又愛莫能助。

「你是指上海小刀會叛亂的事？還是太平天國長毛席捲江南的事？」

「噢？」歸鴻亭想的是國共內戰，國民黨的蔣軍大舉潰退時代的事。他會跑到臺灣才出生，正是上一代像這些人一樣，拎著僅有的細軟一路逃難，最後擠上了去所有大陸生長的人從沒到過偏處東南海角小島的船，讓他的父母成爲臺灣人口中最新的一批外來移民，而這些無法自己選擇命運的後代就一直在統啊、獨啊的環境裡長大。他反過來推想自己的上一代，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就像這些老百姓一樣，爲躲避戰禍而流離失所、奔逃於途的景況；可是又不能告訴大牛有關芋頭和蕃薯的故事。他編了個善意的謊話，「我們福建人，上幾代只碰過鄭成功躲清兵逃到臺灣去的事啦。」

南昌北邊的城門盤查得無比嚴格，他們驅車要進永和門時，看著眾多城外居民想入城尋求庇護，駐守城門士兵根本一律擋駕，要不是大牛是李烈鈞身邊的人還真無法進入。守城士兵並且表示新任都督歐陽武見李烈鈞吳城失陷將退到南昌，已經棄城顧自逃離，他的親信兩營護兵爲憲兵司令廖伯琅控制計劃叛變，李烈鈞今晨欲入城竟然被拒，他命士兵攀越城牆而上，打開城門始得進入，因此現在全城戒嚴。

「那歐陽武怕死跑掉了？」歸鴻亭嘀咕著，「他不是和李司令交情很深，怎麼敵人還沒打到這裡就溜走了。」只有在這時刻才會顯現朋友之間是不是有義氣罷？「真是現實人生的寫照。」

「歐陽都督這一跑，我又沒老闆了。」大牛嘆了一口氣。

「這種老闆不跟也罷，回李司令身邊還比較紮實。」尤敬強從車裡探頭出來插嘴。

「那些想進城的百姓如果曉得主帥帶頭先溜，一定寧可不進來呢。」

「進不了城的老百姓現在怎麼辦？」歸鴻亭有點替弱勢者打抱不平。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他們可以再往南邊走。」大牛提起精神趕車進了城內，「這時候要十分留意敵軍化整爲零，喬裝難民分批混進城裡搞破壞、作內應，吳城就是被化裝難民的敵軍蒙蔽而失守的。」他指著城裡的街路上，不同以往的是不少店舖裝起門板停止營業，市面看來無比蕭條。「有辦法的官紳反而不見得願意留在城裡，現在你如果去南邊順化、進賢這些城門看看，保證有許多人帶著值錢的家當陸續走人的。」

歸鴻亭沒話說了。會走的應該都像當年臺灣一遇到臺海局勢緊張，就選擇移民的那些有錢有權人士同一類的階層罷。

大牛很快將車駛回了都督府，府內同樣戒備森嚴。尤敬強要大牛請衛士通報進去，李烈鈞正在簡報室裡召開緊急會議聽取最新戰情報告，知道他們安然入城立即讓三人入室列席。他們進了簡報室，李烈鈞坐在首長席，兩眼佈滿紅絲，幾天沒睡的倦容，迥異於過去的自信自負神采，對他們三人微微頷首，讓參謀繼續說明。

「最新的電報顯示，福建都督孫道仁宣佈取消獨立，許崇智已經出走，安徽方面北軍鮑貴卿旅進入安慶，湖南都督譚延闓亦已先行來電通知我方，因應情勢變化湘省即將通電取消獨立，上海方面鈕永建自顧不暇已無法控制局面，目前我們只能孤軍奮戰，不能奢望有任何外援。」一位參謀簡略陳述完畢，「南昌現況請伍毓瑞衛戍司令說明。」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亭對這位伍毓瑞還有印象，曾經於開戰前在馬當的要塞會議時見過；那時只是陪席的團長，現在江西討袁軍主將陣亡的陣亡、叛變的叛變，有的畏怯潛逃、有的陽奉陰違，李烈鈞已經無人可用，伍毓瑞可真是臨危授命。他面色凝重站起來說道，「目前我方賸餘的主力只有四個營的兵員，我將兵力在東北樵捨、正北樂化分別部署第一線防務，牛行附近架設浮橋佈置第二道防線，李純的部隊已經推進到離開南昌約三十華里處集結，隨時會開始全面進攻。」

整個現場氣氛嚴峻無比，大家都在地圖前仔細研判雙方的兵力佈署與溝通攻守策略的討論講解，李烈鈞偶爾稍作詢問與指示，大牛很敬業的一直在作筆記，看不出整整在野外走了一夜的疲累睏倦。

會議終於結束，李烈鈞最後起來講了一些勉勵打氣的老生常談，突然從口袋掏出一份摺疊得很整齊的舊報紙，帶著抒發的情緒說道，「上個月我率先宣佈江西獨立，組織討袁軍，發出『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的檄文，不到十天，《民立報》就發表了《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是一位在上海的知名文人蘇曼殊代表佛門對袁世凱做的指名道姓，大加撻伐的文章，最後一句『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爲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魂！爾諦聽之！』這是連佛家慈悲爲懷的弟子都咬牙切齒的心聲，實已神鬼不容矣。這篇聲淚俱下的控訴簡直就可以比擬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國前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出刊的《民報》發表的《討滿洲檄》那樣慷慨激昂，可惜這股氣勢才一個月，我們就落到必須死守南昌的劣境。」

尤敬強把那份報紙取過來，歸鴻亭也湊過去看，是七月二十一號的報紙，的確署名是他們認識的蘇曼殊。歸鴻亭才瞥到一句「自民國創造，獨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尤敬強就又把報紙遞給大牛看，還對著李烈鈞的所有與會部屬從容說道，「當年陳友諒圍攻南昌城，八十五日都挺住了，我們要有決心把南昌拼命保下來，當成民主的最後一塊基地，大伙要把信心拿出來！」這番話獲得一些零星掌聲，以及李烈鈞感激的一瞥。

大家散會，幾位軍事指揮官仍在作私下最後磋商，大牛才有機會抽一點空檔將昨夜于振淞火燬漕莊，胡老爺子慘遭活活燒死的噩耗向李烈鈞報告，在旁聽聞眾人除了悲憤唏噓，沉重無比的在心底哀悼，實在也均愛莫能助。

歸鴻亭不想聽完就悄悄退出了簡報室，走到屋外的小花園。他需要靜一靜。袁世凱興風作浪一年，他奶奶的，三個誤闖另類失樂園的後世旅行者也已經留在此地一年多了，一個早已心不在蜀，窩在杭州修身養性，連封信都不寫來，現在身邊的這個也老是大義滅親，卻總是滅他歸鴻亭這個親，剛才喧賓奪主的發言，看那副要與南昌城共存亡的漢賊不兩立態度，真是甚麼跟甚麼，氣死了人不償命的嘛！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南昌不愧是中國四大火爐之一，不到中午就已經熱得汗流浹背。歸鴻亭無意識比較著兩軍主帥，除了李純不曾照面以外，段芝貴老成幹練，又有強大後盾，幫助袁世凱出面鏟除反對勢力的意圖明顯，稱不上真君子，卻在星子表現頗君子的風度；陳廷訓表面上忠誠聽命李烈鈞，陣前選擇西瓜偎大邊倒戈，算得上真小人，但對胡老爺子從暗示退隱遠離紛亂世事到趕去相救不及，又顯現非小人的一面。己方的李烈鈞則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自認爲高擎正義大旗，發佈討伐妖魔的檄令，號召了一批地方雜牌軍隊就要和訓練有素的北洋軍一決雌雄，他該是不知人間險惡的童子軍。這趟第二次的革命，還真像童話故事裡的上帝使者與撒旦門徒的對決，不過好像邪惡勢力高過自認師出有名的一方。

開會的群雄終於出來了，眾將士分頭趕回防區，李烈鈞親切的和他們打了招呼，一刻不停帶著大牛也匆匆出門而去，留下尤敬強伸了個懶腰，向歸鴻亭說道，「我們回後面小樓借睡一覺罷，太累了。」

「你要睡到甚麼時候？」

「睡足了好應付這場戰爭啊。」

「喂，尤八蛋！」歸鴻亭實在忍不住了，口不擇言的咆哮起來，「你曉不曉得這樣做對我很不公平？」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尤敬強嚇一大跳，他大概從沒見過歸鴻亭暴怒的猙獰模樣，竟然還退了一大步，才很爲難的說，「你喫了火藥啦？」

「你又不想走了是不是？」

「你親眼看到胡老爺子被燒死的，我們怎麼能在這時走呢？」

「你今天爲這個人，明天又爲那個人，他們那麼重要嗎？都是你的甚麼人？照你這樣搞下去，永遠也不必走啦，我歸某人又算甚麼東西？」歸鴻亭把這一年來的不滿一古腦傾瀉出來，「小尤，現在南昌省城即將被圍，從古到今，圍城被攻陷，像木馬屠城、南京屠殺都是慘不忍睹的下場，你我不趁著還能離開時落跑，還真要留下來當炮灰、作烈士啊！」他真的怒極攻心，一點也不留餘地的繼續發飆，「你等下去以爲就可以殺掉姓于的那個敗類？就算那傢伙站在你面前了，你殺得了他嗎？你以爲你是誰？替天行道的蝙蝠俠？飛簷走壁的蜘蛛人？我告訴你，尤八蛋，城破之日就是你我的死期，到閻王殿上，我都不會原諒你把我搞到這個老舊時代來！」

一連串尖聲狂吼，引來了幾個護衛在簷下探頭探腦。尤敬強鐵青著臉，勸也不是、哄也不對，更有點拉不下面子，急切之下也反擊回來，「這裡許多人都在聽，開口城破、閉口屠殺，他們聽了怎麼會有士氣？」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歸鴻亭心想扯破了臉就豁出去，更是毫不容情直話直說，「南昌守得守不住，有沒有你我在這裡一點也不會影響。這裡是他們的家，他們理所當然要同心協力死守。我們的家庭、我們的親人都不在這裡，我們要活著回去，而不是在這裡陪葬！」

「你話愈說愈難聽，活得好好的替誰陪葬？」尤敬強火氣也來了，「誰不知道你要回去找甚麼碗呀瓶呀，你以爲這個世界，除了你的碗瓶，其他的都是廢銅爛鐵不值錢？」他把聲音拉高八度，「沒錯！我在那裡都沒有親人，可是在南昌有幾個知己，你曉不曉得『士爲知己者死』？」

「你少臭美！我陪你出生入死多少回了，你連承諾我去未來都用盡一切似是而非的歪理七拖八拖，算甚麼朋友？我們原來的時代你完全沒有任何親人朋友在那裡嗎？那你是怎麼生出來的？像孫悟空從石頭裡蹦出來的？」

「不錯，我是沒有親人朋友！」這話似乎碰觸到尤敬強的痛處，他也不示弱的頂回來，「當你在失去地位、失去權力、失去名譽、失去信用之後，你就同樣會失去親情、失去愛情，失去一切的一切，我不需要親人，也不需要愛人，那些都是功利現實得令人厭惡、令人憎恨的垃圾！」

歸鴻亭感受到過去的冤獄與至愛的情人背叛對尤敬強所造成無以倫比的打擊，才會偏激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得捨棄所有周遭曾有的親朋故舊；他試著設身處地，口氣也就緩和起來，「人不爲己，天殊地滅。你就以爲現在交的這些朋友，在你失去一切的時候，還會留在你的身邊？」

「在這裡，我們本來就一無所有，當你放空一切，建立起來的友誼，才是真正的友誼，因爲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別人利用。」尤敬強譏諷式的說，「所以當別人與你交朋友時，也不會因爲你沒有地位、權力、財產等等就換一副面孔對你，懂不懂？」

「我跟你交往，難道貪圖你甚麼嗎？」歸鴻亭想起了落跑的歐陽武，但又自信自己絕不會棄朋友而不顧，理直氣壯大聲質問。

「沒有，」尤敬強沒有猶豫，「就是因爲沒有，所以我很重視你這個朋友。」

「那麼我們留在過去已經一年出頭了，你還不想回去，對得對不起我？」歸鴻亭抓著重點攻擊，「一年來你再三強調，要負責安全送我回去，你的承諾只是放屁啊！」

「情勢所迫嘛！我——」

「你，你怎麼樣？回了一整年，回個大頭喔！」

「碰到一點波折嘛！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故意都有理由走不成，要是故意還得了？」看尤敬強換了一副可憐無法解釋狀的臉孔，歸鴻亭更是氣不過，「我罵錯了嗎？」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尤敬強似洩了氣的皮球，「我沒辦法忘記老鷹死不瞑目的樣子，昨晚漕莊的大火更令我悲痛，我好後悔沒能說服胡爺出來，也懊惱當時爲甚麼不建議他一定要跟著所有弟兄到老爺廟根據地去，甚至——」

「甚至你也想到老爺廟根據地去和他們在一起？」

「沒錯。」尤敬強揉了揉眼睛，「我很矛盾，我真的很矛盾……」

歸鴻亭嘆了口氣，「你也和張能天一樣，根本不想再回未來了。」

「不一樣。」尤敬強馬上反駁，「我承認我對我們原有的時代毫無依戀，那裡沒有我的朋友，臺灣只是一個政治混亂、司法不公的傷心地，美國雖然有些學術界的朋友，可是我除了自閉的躲在實驗室裡搞研究，那些朋友都把我當成科學怪胎。賸下唯一深交的兩個朋友，張能天和你，現在也都在這裡，回不回去對我毫不影響。張能天不同，他的妻子還在未來等他回去救命，他說過虧欠她的，他必須回去償還。」

「沒錯。你會這樣想，就有責任帶他回去。」

「我當然這樣想啊。」尤敬強慨嘆的說，「可是我覺得他變了。」

「我才覺得你變了呢。」

「或許，當局者迷。」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們廢話少說，」歸鴻亭不想繼續空談，「我們到底走是不走？」

尤敬強終於妥協。「走！我們當然走，現在就走。」

「你說的喔，別賴皮。」

「馬上走還賴甚麼皮？」

「可是我們還缺一樣東西。」歸鴻亭不會忘卻回家的每個步驟。

「噢，金屬探測器。」

「怎麼辦？」歸鴻亭真是怨歎一波又三折，「再買材料開始製作，我可以幫你打雜，多久才可以搞定？」

「一、兩天罷。」尤敬強怕極了歸鴻亭不爽，說不定沒預警就再開始潑婦罵街，連忙自己積極起來，「昨天才買過那些材料，地方都熟，現在我就再跑一趟。」

「很好，」歸鴻亭不放心，「我陪你去。」

於是兩個哥倆好、一對寶，出了省衙大門，雇了兩部還願意拉客的人力車，一前一後依著尤敬強指定的位置去，沿途就更感已經比平時少了很多的路人都行色匆匆，市面到處都是世界末日的氛圍籠罩著，歸鴻亭東張西望的總覺得那裡不對勁，到了指定的地頭，幾家尤敬強昨天來光顧過的店舖全部鐵將軍把門，怎麼敲都沒人應門，好不容易對街一家還有人出來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的老奶奶巍顫顫踮著小腳過來好心說道，「不必敲啦，他們一早就都攜家帶眷回鄉下老家避難去啦。」

屋漏偏逢連夜雨嘛！歸鴻亭喪氣失望，尤敬強還柔聲對那老奶奶關切噓寒問暖，「那你怎麼沒走啊？家裡還有些甚麼人哪？」真是他奶奶的自己泥菩薩過江，還要當救苦救難活菩薩。

「現在怎麼辦哪？」歸鴻亭真想找把斧頭劈開店門掠奪一番。

「到杭州再買，那裡沒打仗，不會有人逃難不作生意。」尤敬強突然又聰明起來，「我們回去駕車馬上走人。」

「這樣說還算朋友。」歸鴻亭打鐵趁熱，「現在趕路，今晚可以到文港去和章四哥道別，順便把小勁小兩口安全撤離的訊息代傳一下，好讓他老爹老母安心。」他拉著尤敬強就跳回仍等著的人力車，兩人又匆匆回到都督府。

「大牛他們——」到了府門，尤敬強又婆婆媽媽起來。

「留話給門衛得了。」歸鴻亭不想再生變化，「再說，如果你真的捨不得他們，等你送我回到未來，也再去更未來幫張能天解決他的夫人絕症的事情，不會算準了時間點再回來這裡探望他們？」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我怎麼沒這樣想過？」尤敬強像是開了竅，大喜過望的說。

「說你絕頂聰明，你還真是智者必有一愚。」歸鴻亭才不相信這留美博士會想不到，一邊用反話臭他，一邊一刻不停揪住尤敬強衣袖大踏步走進大門，幾位衛兵還是過去認得的沒變，但似乎也是一副沒精打采擔心大難臨頭的模樣，見他們過來，露出的微笑看來都是皮笑肉不笑。

「我們可真是除了身上穿的，一無所有的走了。」尤敬強依戀的回頭望著都督府的大門不捨的說。

歸鴻亭摸摸口袋，除了一些留存的銀票，一個他自己閒暇無聊時用針線縫製的小錦囊，裡面擱了豐仁要轉交給章敏的信，就是一把紅豆豆。他計劃在到文港辭行時，還給可愛的章敏，心裡想著，脫口就說，「不知道敏兒現在好嗎？」

「嘿嘿嘿，」尤敬強被拖著走，聽了不忘消遣，「看不出來噢，原來有小妮子對你傾心，你還真會隱瞞哦，搞不懂你爲甚麼還要回去找已經不想理你的女人……」說著怕被歸鴻亭修理，不用拖自己乖乖大步走向中門。

「尤大哥，我、我到這裡問老同事，說看到你們乘馬車回來過，就在這裡等了好久……」才走到轅門附近，就見轉角閃出一個人，高高個頭皮膚白白卻畏首畏尾般，典型跟班的許嘉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平。

「怎麼又是你。」歸鴻亭沒好氣的搶著說，「找不到大牛，換找尤大哥。」

「我看到牛哥陪著都督出門，我不敢現身。」許嘉平諂媚的說，「其實……」他欲言又止。

「又想借錢不還，是不是？」歸鴻亭不留口德，嫉惡如仇的諷刺著。

「不是，不是，這次真的不是。」許嘉平連連搖手，「其實找歸大哥比較好啦。」

歸鴻亭正想催促尤敬強別再和這猥瑣傢伙多囉唆，趕緊一起去馬廄套馬走人比較實際，自己更不願搭理他，一聽之下兩人卻都停了步，反而是尤敬強好奇的問，「你找歸大哥幹甚麼？」

「現在，聽說要打仗啦。」許嘉平說。

「廢話！都打了快一個月了。」歸鴻亭覺得這是沒話找話。

「不是，不是，我是說，快要打到南昌來了。」

「是啊，你怕死啊！」歸鴻亭還是像惡婆婆般的抓緊每個能叨唸的機會糗他，「不怕死的話，你去年早就跟著那個于八蛋跳下崖去啦！你知不知道小于——」

「住嘴，」尤敬強強勢的介入，喝止了歸鴻亭的話尾，「沒有必要節外生枝多說是非。」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他客氣但冷淡問道，「打仗跟歸大哥甚麼關係？」

許嘉平臉色陰晴不定，兩眼瞳仁亂轉一陣，仍然用謙卑低下的神情說道，「不是我找，是月鳳姑娘。她擔心仗打起來，北洋軍會不會燒殺姦淫，託我來都督府碰碰運氣，能不能找到你們任何一位帶她離城避一避風頭……」他用發現救星似的神情，「沒想到歸大哥在，上次不也是您救過月鳳一命……」

「那個魏老頭不會帶她走？要我們八竿子打不著的外人帶她走？」尤敬強狐疑起來，露骨的問，「尤其她那姆媽，捨得丟下搖錢樹自己逃走不成？」

歸鴻亭可想法略有不同。一個妓女還怕別人碰？不過這個月鳳對于振淞那樣死心塌地付出，還爲他自殺的烈性，倒是一直使歸鴻亭印象深刻，而且頗具好感；心想若是她曉得心上人沒死，不知道是不是欣喜若狂？而這個沒死的心上人卻是到處燒殺擄掠、爲虎作倀的大惡棍，她又會怎麼想？最好的方法還是讓這個癡心女子永遠不知曉于振淞活著的事，這樣她逐漸平復傷痛的身心才可以重新活過。轉念至此不禁對自己方才多嘴差點透露于振淞沒死的蠢笨行爲自責起來。這麼一陣思想，臨走順便作件好事其實也沒甚麼損失，隨口就答應了下來，「我們正準備出城，順路載她一程無妨，不過記得告訴她，只帶出城，到可以住宿打尖的地方就分道揚鑣，可別賴著不走。」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那當然。」許嘉平立即堆滿一臉假笑，「我就知道歸大哥慈悲為懷，是救苦救難大菩薩，月鳳將來會立個長生牌位，早晚給您燒香叩頭……」

「不必，不必。」剛剛才心坎裡暗諷尤敬強想當菩薩，自己這時還真當起來了。

「是，是，至少讓她每天替您老唸唸經，祈求神明保庇……」許嘉平又涎著臉打躬作揖的。歸鴻亭立時想起曾經看過香港拍的一部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一個橋段，其中科隆多經常對主子韋小寶開口閉口常擺在嘴邊，「對你的景仰，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聽了看了滿戲院的觀眾捧腹爆笑，總覺那部黑色喜劇把那種拍馬逢迎情境演得太誇張也太令人噁心，現實生活裡不可能有如此媚俗無恥的馬屁精，沒料到現在碰個正著，想來一種米養出百樣人，真有這樣的人物就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講著類似的話，人生百態的眾生相裡，這一種最令他厭惡。

尤敬強似乎也聽不下去，不過還是帶著奇怪的口吻再問一次，「月鳳的姆媽真的同意她自己走嗎？」

許嘉平馬上接腔，「現在人人管自己逃命，誰也顧不到誰的，魏總管今早就帶他老相好先出城去了，玉樓春沒賸幾個人啦，月鳳才準備自己找路子的。」

「既然歸大哥不反對，我也沒意見。」尤敬強不問了，他們一起走到馬廄看著歸鴻亭套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起才休息沒好久的兩匹駿馬，見尤敬強要坐進車去，許嘉平一臉巴望著像上回能載他回程的看向歸鴻亭，像極了一隻在搖尾乞憐的哈巴狗那樣表態著，歸鴻亭正要同意他上車，大牛急匆匆快步過來。

「你來得正好，」尤敬強高興的說，「我們要走了。」

歸鴻亭也高興這一刻碰到自己人，「小尤擔心見不著你不告而別不太好，正一直嘀咕著呢。」

大牛睨了一眼許嘉平，不管他那見人又擺出狗腿德行的嘴臉，趕緊朝兩人說道，「敵人已經開始進攻了，所有城門都奉令關閉，暫時你們沒法出城啦。」

「甚麼？」最覺倒霉倒到家的當然是歸鴻亭。

「我擔憂你們亂跑危險，都督好心讓我回來告訴你們，城外現在不一定是敵人可怕，這時沒有官軍保護，遊民搶劫也多得很，要大家都留在府裡別出去比較安全。」

「怎麼沒聽到槍炮聲？」歸鴻亭記得運糧走水路時，老遠就聽到炮轟隆隆聲音。

「現在夏季吹南風，北邊槍聲這裡不一定聽得到，大炮他們會到攻城時用，聽到時恐怕已經打進來啦。」

「敵人打到那裡了？」歸鴻亭這下一個頭有兩個大，怎麼一直變得全是對他們不利的發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展。

「第一線兵員少彈藥也不足，但是仍然在堅守，實在不行會退往牛行一帶，都督已經趕去親自督戰；你們先在府裡別動，就算要走起碼等敵人這幾波攻勢結束後再看情況，等抽得出人手我再派一隊護衛陪你們出南邊順化門，至少要到文港那邊目前還比較安定。」他交代完沒等回應，點點頭又返身疾行出去。

尤敬強坐在馬車裡探個頭出來瞧著歸鴻亭，這一下歸鴻亭再急也沒了主意，「小尤，現在怎麼辦？」

「我還想問你咧。」他聳肩回答，又顧自說道，「還能怎麼辦？聽大牛的囉，等安全一點時再出城囉。」

歸鴻亭瞪了許嘉平一眼，把走不成的氣全出在這隻狗身上，「你先滾回去罷，現在走不了啦！」

「可是——」許嘉平還是遲疑著。

「可是甚麼可是！」歸鴻亭瞪起眼。

「回去告訴月鳳，」尤敬強下了車，打了一個大呵欠，「我們隨時會看情況離城，要她準備好隨身物品，越簡單越好，走時就拐過去接她。」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許嘉平還在思索著想找話講，歸鴻亭不高興的喝斥道，「怎麼，不相信我們？我歸某人一向守信，你快滾罷！」看著那狗腿快快回頭離去，他跟自己賭氣，向尤敬強道，「你去睡覺，睡飽了才有精神逃難。」

「那你呢？」

「我？」歸鴻亭拍了拍車架下的兩個大鐵箱，「我說過的，從現在開始，絕不讓這兩口箱子離開我的視線。」他賭氣的扁扁嘴巴，「放心，馬兒我會照顧好，我就睡在車裡，任何風吹草動要逃命，你就到馬廄來找我！」

**歸鴻三部曲・首部曲《彈指懺》卷四第六一章終**



校對使用
剽竊必究

